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四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

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地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旄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關邊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淺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必日盡欣歡及問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者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空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梅給事詢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 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縉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

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其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 真宗過殿廡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 廷急攻靈州 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

維文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 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 支者公自請行 天子惜之不欲使 公曰苟活靈州而 能西兵何惜一梅詢 天子壯其言 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 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歲訪時事於是隻言西北事 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傳 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 其言甚壯 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 已其後繼遷卒爲潘支羅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 謝罪河西平 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

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
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大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
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
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
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
曹瑋得葫蘆河路無沙可出兵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
會瑋入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反貶懷州團練
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
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為陝西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為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
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
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州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
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書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
日卒于官公喜為州為人嚴毅修飾而材辯敏明能少慷慨見奇
真宗自初召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

宋史年表卷二十六

年始復直於集賢以登江以從而門生故吏曩持所考進士或至宰
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皆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
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
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父而譜不明公之皇曾
祖諱某皇祖諱某比不仕父諱某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
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賢臣比先公卒次曰得臣
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
天子贈轉拜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
州之某縣其鄉某石銘曰

士之所難 有德無時 時歟梅公 人主之難 勇無不敢
惟義之為 困于兵飛 中垂以斂 一失其塗 進退而坎
理不終窮 既晚而遇 其壽考 福祿之隆

尹學士一法銘

文忠公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湜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媿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郤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賤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右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父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節而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聚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爰其喪于南陽能歸平生故人無遠迹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右以其年其月其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

其世家馬路曰

藏之深

固之密

石可朽

銘不滅

墓表

忠獻公韓琦

琦

公諱深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某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某始以才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某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無質古今開判疑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正簿歷河南府戶曹叅軍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其言苦爲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教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濟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太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先照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公既而上書曰臣

以仲淹忠諫有素義兼師友以靖貶臣嘗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鄆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縣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琦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憲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曰線碩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誘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畫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子與公詣闕奏之惟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涇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共部將劉政鈺兵數千人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奏公專徙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葉葛帥懷敏要復軍之

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
陝西四路帥至靜邊寨王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於
章州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
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
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城寨多而兵勢分也先時秦
兵由黃石河路來援維遠水洛路三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其故
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異秦援一二
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遠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
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
詔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在亭寨主張忠代滄滄等不受代
鄂署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管板門而鄭比秦
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滄滄等罪徙公成文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州
帥孫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
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
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
皆之為當書欲因事斥逐之上乘者如諸關上書以水洛事訟公
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污公
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
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
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
疾公牒至商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
怡然隱几而卒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
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願見頽貌及臨大節斷
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
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教務以實惠
及不夫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之弊本朝柳公仲塗始以
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
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舞之於是後學大悟文
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漢唐而躡三代者公之力為最多
切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為懷敏出鄆廷道勒兵緩者間攻賊績

聚撥懷衆族奪其要害而保其障之則知朝廷之威必顯然改悟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在敵之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已而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隳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予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皁皁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紆所蘊於公卿之佐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惟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嘆呼疑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倫一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伸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三四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澂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丞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任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某日沂材舉公大夫之喪葬于緱氏縣鄉之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子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子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以文以信後世子應之曰子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來爲最詳其敢以辭既實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嗚呼自古聖賢少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考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考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考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考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死生而曾不少變考是能安性命而歸正惟大名赫然如日月之光考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考宜嗣人之蒙慶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七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卅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誌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榮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帑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後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推其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誦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

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君初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且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為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擗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光星日光輝雖宜真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官算法方言訓詁篆隸八分無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所以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目賢士皆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其文章待以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生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東轉運使舉公志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除去之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婿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徙知襄陰毫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充史館修撰年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元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奉大夫勳輕車都尉爵同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頴同保人有

告積冒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公問果保積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積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 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牋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 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 國朝會要鄉兵制度 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發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書尤有古法所為文章于有餘篇其於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虛戍兵驕馴為守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非其人邪取其一二入寘于法余悉不問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言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直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州筭緡使得糴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美其在朝廷多論

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曰不為尊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大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戚戚近幸曰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平 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某鄉某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公諱某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曰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大說次欽臣秘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訖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諮詢士失益友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尹士源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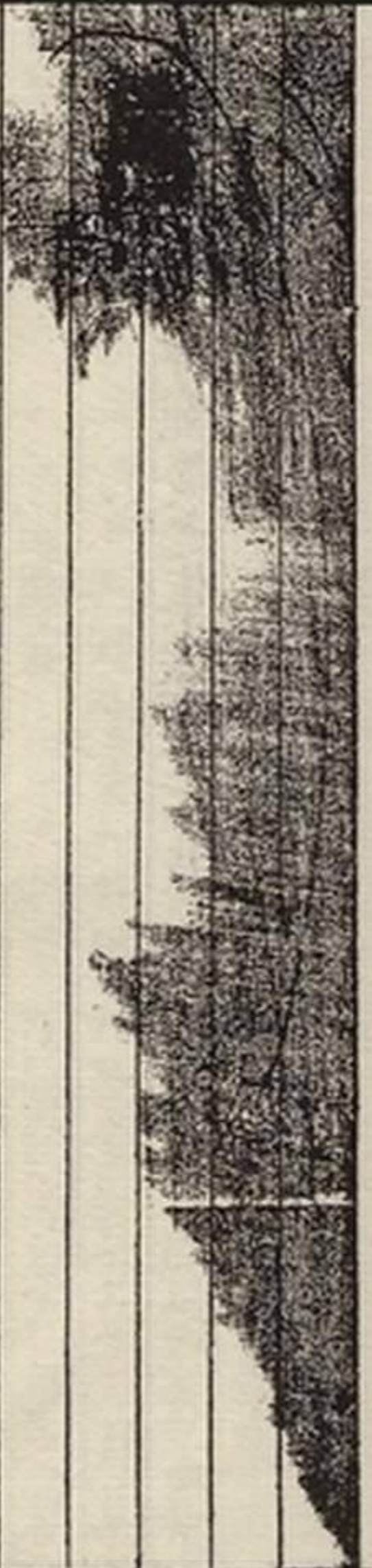
脩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曾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曾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則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其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

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五年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言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尾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才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其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幸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曾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數自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二十五年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子河漢南府壽安縣甘泉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七



劉秘書恕墓碣

劉秘書恕墓碣

太史公

相馬

君諱恕字道原其先京兆萬石人六世祖度唐末爲臨川令遇亂不能歸遂遷蜀今爲筠州人少渙少有高志年五十爲穎上令棄官家廬山之陽今爲屯田真小郎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厲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安公問以事道原父覆詰難公不能對十八歲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鄘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遷晉州和川令道原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陸介夫帥廣西辟掌機宜道原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小說下至稗官雜說無所不覽其談數千載間事如指諸掌道原終身不治他事故衡以共學高一時令端明殿學士司馬公受詔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道原爲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寔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原意氣自若又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有詔即官下編修丁母壽安縣君錢氏憂又詔就第續成前書未除喪元豐元年九月癸丑卒年四十七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道原娶孫氏職方郎中巽之女生一女三男曰和仲義叔某道原將沒使其子爲書來告曰其爲表若碣以誌吾墓銘曰

嗚呼道原

博學強識

海涵地負

富有萬物

人所難能

不降色辭

中道而殞

鮮克知之

精明在上

體魄在下

刻詩墓前

以詔觀者

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

光

初其為貢院屬官已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士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七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卷乃進士劉憲年十八矣恭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憲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為西帥奏堂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節策之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編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其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况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

自戰國以還訖于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較系眾庶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詮次為編年一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其書尋詔其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其曰御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其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憲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其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其蒙成而已今上即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一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其山山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凡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曰一言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其尋判西京留官其奏還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

請身詣某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
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
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甚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
修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舟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秘
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吁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
疑天何為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人痛惋愴怛而不能忘者也道
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
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過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 平五
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某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
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
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
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
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道原致疾亦由
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
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比肩是
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
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
厚者親之如兄弟茲諂者疾之如仇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振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
知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
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某以衣襪一二事
及舊貂襜褕書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某而不受
於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
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
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義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
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即
考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
亟亟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

義仲爲書屬其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叙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就幸於叙中言之其不爲人撰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叙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今爲筠州人父渙字疑之進士及第爲穎上令不能爲節上官年五十棄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義叟檢討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君諱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珪贈大理寺丞父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嘗舉進士廷試不第慶曆初今翰林歐陽公使河東表君有歆向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權趙州軍事推官預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尋充編修官遷澤州軍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有召就第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娶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敦祖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宿餘皆幼君卒之十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強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星曆數術過人遠甚然取以自名未嘗妄談也未病時語人曰吾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於父墓之庚曰吾死葬此故夫人遂以葬君所著春秋災異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銘曰

學而不爲人知又不克施於時維後人之悲

魏處士開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諱開字雲夫世家于陝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爲詩學取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切叩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

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遴薦君再世有高節 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嘗因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遊其沒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豪髮之私以下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於耳而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冲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古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譎以盜聲名萬一冀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邪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某拜君於鬢鬣之年今也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某地來求銘某何敢辭銘曰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奪攘紛糾者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承先德兮曄然有光苟有餘衣兮廩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逍遙自適兮既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兮或罹咎殃為得孰多兮為謀孰長

種處士放傳

大史曾

鞏

種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於長安放纔七歲能屬文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茹為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養著蒙童早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為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遽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研轉居窮寂上亦不強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放嘗幅巾短褐攜琴酒坐盤石以自適豹林谷至州郭七十里徒步從樵夫往返不以為勞其學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幃帳著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善為歌詩自稱退士作退士傳人號雲溪醉

叟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盧墓終制張齊賢蒞長安
其節行詔召放即起賜對便坐授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
太官食翌日又賜練魚遂謁告還山問來朝覲其後又居嵩少數
遣使問勞賜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諫議大夫祀汾陰加恩部侍
郎一日召從學諸生飲曰與爾輩訣酒數行而卒終身不娶無子
詔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
知者或譏其循默 真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為 朕
言事甚衆但外廷不知爾其奏常焚藁故也 上嘗欲大用之詔
詢治道放固辭晚年日縱酒西祀頗盛飾輿服或以券直親詬驛
吏頗貽譏請放在京師王嗣宗除京兆守屢遣放不為禮嗣宗怒
語及其進取放曰不猶愈於角力而中第者乎嗣宗試藝講武殿
日嘗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銜其言及至京兆又間乘
醉慢罵嗣宗嗣宗因其弟姪強市田產與訟遣人詰責故又條上
其不法事詔問狀會赦釋因別賜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

林逋

太史曾

鞏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己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
德中游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
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
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
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第逋少嘗遊臨江軍
李諮始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逋之卒諮時
知杭州為制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壙中既
而 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
行草喜為詩其語孤峭清淡其藁未嘗自錄曰何不錄以傳後世
乎逋笑曰吾獨不欲以詩助名於林泉况後世耶

王中正

太史曾

鞏

王中正汀州人賈販往來江淮間咸平元年至南康軍逢旅異人
自言趙姓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鉢盂遇火成金謂中正曰嘗接

與法從及歷陽始得之且俾辨草木藥品而授以下環神劍及密緘之書戒以勿泄中正亟欲獻於上為有司所欲之至上饒佯狂黥竄嶺外未幾適匿京城樞密承旨謝德權嘗為嶺南官知中正化銀術為素自得脫軍籍內自劉承規又以其名聞初名捷為更曰中正賜對特受許州參軍承規於皇城公廨居之九入市必有人與之語承規詰之不能隱曰即授法者也承規為新堂以祈靈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紗緯間服青衣具冠劍自是屢降惟中正諭其旨或其侍童偶語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書降改元大中祥符東封畢如真君號曰九天司命天尊五年天尊降宮庭上號曰聖祖即改皇城新室曰元符觀承規私第曰東宅所賜中正通濟坊第曰南宅並為聖祖降趙之所中正累遷加致仕積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九年中正被疾見聖祖謂之曰慎密類汝者少即塑形景靈宮為吾輔勿憂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得神術雖貧苦不以勢利報告於人及享祿賜所化黃白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及營館必達靈命以樂金銀為獻中正復自以所成者助經費上為製靈遇齋紀其事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九

富秦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嗚呼我先君奮寒苦入尚書爲郎朝請大夫秩上柱國勳五品朕
天子又以郡政委之在官九三十一年不爲不遇矣年六十三考
終命亦不爲凶且天矣人之生是爲初孰無終乎而何苦恨焉嗚
呼蒼天何可勝道先君嘗貳泥陽天聖八年就移知萬州著令川
峽官不得以族行因盡室寓于洛惟以一子從萬踰三峽與賊戎
爲隣水湍陸巖舟車僅及土風人物不與華類有疾勿藥惟巫是
仰率以病死免者百一先君至之明年九月三日感厲氣無良醫
以資終於郡署之正寢時彌行河陽戎判事二十四日聞訃蒼皇
叫呼心氣遽絕爲頑爲逆不遂以死乃匍匐由唐漫至襄陽落西
山路以及歸州始遇族親仲弟爽以跋履險遠不能全以歸用浮
屠法火化矣嗚呼哀哉興居不得侍飲食不得養以親藥瘵不得
盡其志梟復斂送不得見其終雖克見之惟煨燼耳其即死精氣
庸固皆可滅此恨淪於骨髓不可滅天地山川有窮已此免無窮
已天乎生不能從以養沒而奔之非孝也以十一月十四日卒哭
奉護歸洛窆定于上陽佛舍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洛陽縣
北張村之夾馬原自歸九一年而葬禮大夫三月茲繼焉禮之變
也先君諱言字應之其先齊人後唐京兆少尹璘生內黃令處謙
令生商州馬步使令荀即顯考也以先君立朝廷贈職方員外郎
若夫姓系貫籍世德族望先君誌于職方之墓矣此不書 真宗
宅夏冬二年命禮部官天下士時先君舉進士連不中咸平三年
上親臨問始登丙科號褐連調興隴軍事推官遷階州軍事判官
以課最改武勝軍掌書記尉爲文上召拜內九監西京監錢分巡
院徙知三泉就轉太常丞入奉朝請騰校南臺舉人試卷又入後
殿復考俄以論事劾興建安薄廩郊恩移武石州路出南京清河
張公辟佐留守明年 天子御觀闕豐慶就加本寺博士踰月
今上即阼遷屯田員外郎歸朝以儀儀先城陵散欲經洛之求監
都下軍糧局時權務盜取帑物以文印并漏爲累例出無海陵酷

又以郊恩移徙隰川中途有泥陽之命就加都官繼有南浦之適而逝嗚呼命矣先君始在興州謂學古所以入官於是勵精治具以善善惡惡為首繩下峻整罪無赦恕時有按察使以條敬毀於朝未幾詔曰爾雖公忠廉潔頗不容人小過不宜居遠民上於是有隴州之行屬隴州之行屬隴州內侮厚貯宿兵弱率芻粒深踐戎士復命版築際邊城柵以翰以屏因盡得山川形勢徑道夷阻謀揣攻取之狀為圖以進及掌南陽管記併歲歉饑民思攘寇嚙聚林樹然無牟利之器惟鉏耰白梃為具爾飢虛易與一境大擾諸尉討賊送於理者日數百郡將而下悉欲按法誅之先君議曰此雖名賊實為寒餒所窘請從便宜恕死可乎郡將怒曰遷出死刑如許柰法令何或有欲繫而聞上者先君復曰羸老幼病死生旦夕安能幽而俟報耶掌記頭可斷今日之議不可易郡將不得已從之於是悉召千庭下租役効一無掠治獄具三數席而已惟壯者以箠論老幼病皆不問自是全活者甚眾賊亦頓弭不數日駟騎降制曰鄧人阻飢寇暴緣作姑用寬典無執經憲適與先君之議不同人皆伏其幾斷焉先君性峭直無所委阿貴執非親舊未嘗私謁曠易無隕獲樂於外補不願為中朝官所至盡心刑罰秋毫不濫大覃恩於群史師長江為詩有集十卷我大足人昌黎韓氏封長安縣君生六男某長顛顛收請奕次之某登茂才異等科守將作監丞余並讀書為進士而請不幸早世三女長適殿中丞栢孝隆中適登封尉潘允迪幼許昭武軍節度推官田況某與諸孤奉大夫人養咸率理命罔敢荒失得從死於九原為不辱訓幸矣松楸既立霜露增劇非敢託無能之辭謹述先德姑納幽窆用謹歲月銜卹輟哭恭為銘曰

時不我留 何颺忽兮 厄於孤遠 齋志沒兮 泉堂一閉
無復啓矣 幽而不晨 終天止矣

賈令君注墓誌銘

景文公采

祁

公諱注字宗海賈氏自漢梁王傳誼居維陽以王術說文帝不合而為儒先捐之諫元帝罷朱崖以安閩東人蒙其仁在魏晉常為

薦紳國家至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友佐德宗有功德宗
相十三年爲長德鉅工子孫稍徙真定五世祖諒仕爲本府
不得志棄官去依鹿泉抱犢山肆然不以外物膠於心生高祖
仍世隱處曾祖處士諱初有至行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
四方祖諱緯博學善辭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
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季補錄數十萬言叙成敗事其
采書顯於時漢周間爲中書舍人時主以君貴即家拜處士爲
司封員郎不事事累贈右丞考諱璉周顯德中擢進士 太祖
征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陵州川有鹽井異時罾熬益民
利其贏蜀滅吏塞井亡去給言開者不利太守公私貧虛食絮
無滋君身負畚鍤率吏悉發其堙曰苟利國吾死不受於是
監利復興歲費數百萬人以富完俄終官下陵人德之畫象以
祭遂種其祠公生三歲而孤哀慕如有知長乃自力於學聲稱
發聞 太宗淳化三年以進士試殿中及第調主辛建簿改棣州
防禦推官 真宗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引師環城設攻具公登
堦射酋長殪之圍解遷定州觀察使 十四年 推官虜歲盜邊
官兵留屯公常護糧及資具輸之壁賊不能鈔改陳州幕府公
卿以爲才有餘仕可臺省不置棄諸侯交牘言上 詔改著作
佐郎知鳳翔府錄事參軍未行至大病實大中祥符元年夏五
月戊子壽四十有七公之去中山在京師也以族來故不克歸
明年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之原賈爲開封著姓自
公始公於政事精力不懈善計擿病利故所治必最官輒遷爲
人方正不語怪神惡刑圓濼媚者絕不通佐定陳二府其大帥
皆副馬右戚居止貴其僚屬之見者仰而倏俯而趨獨公正色
廷辨是非帥折節禮之由是益知名居家孝早失兄弟撫孀鞠
孤無異慈娶夫人史氏生八子成就者三人長曰昌朝今爲山
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次曰昌
寓大理評事女嫁陳氏敏古爲殿中丞封岳陽縣君夫人操嚴
而行危自罹憂終身不綵綉豫飾悉出簪珥市園籍以教子時
丞相方幼夫人勸勗指畫入俾與賢者居出俾從仁者游故年十
八能奏頌 天子召試翰林聲名一日暴天下 今上嗣位進講
禁中以文章任舍

人以治劇第一守京邑以勁亮忠厚擢御史中丞以器無不施參
總機務踰年使樞筦又明年遂相茂烈洪勛充格光明夕之以武
勝節度守北都破甘陵有功換節判鄭州使天下之目拭目觀曰
豈宰相若夫人可謂善教子矣 天子誕日君臣上千萬歲壽
時丞相冠百官於外夫人首命婦於內人倫之寵舉之其家 上
并賜金飾安輿一就養於魏丞相年以五十奉鴈棗下怡怡有孺
子樂若丞相可謂善頭親矣始丞相在孕公夢使者持大笏奉
蟬紫綬綬玉簡揖公再拜受賜寤而告夫人曰昔生子必為宋室
輔天啓之翌日生遂以命丞相云夫人以皇祐二年夏六月丁巳
終鄭州之解壽七十九精爽凝定將終徧命諸子內外姻語訖乃
鎮丞相即日上節印且請終喪上不許矣西制召以冠軍大將軍
左金吾衛上將軍仍舊官敦遣視事丞相哀訴曰少孤惟母為恃
幸時無金革虞又教愛三年乃遣使降手詔褒允贈賻倍厚方丞
相之貴以恩遣贈舍人為太師夫人崔氏粟氏為齊燕國太夫人
贊善為太師中書令夫人胡氏晉國太夫人公十一贈為太師尚
書令中書令夫人六封至安國太夫人公之葬也以家多難故瑩
迫而儉至是尤事乃治而廣之開阡列樹用上公之制甲令也即
以其年秋八月甲申舉夫人之喪合于公墓丞相自執喪號踊顰
瘠身待夫人柩自鄭還徒步二百里不吐塗潦見者為垂泣居常
枕塊席苦茶茶爾而幼縱縱爾而誠所謂孝子不匱者曰富孝謹
有君子風在官稱職孫四人章為殿中丞集賢校理圭及青為將
作監丞田為大理寺丞皆相子也惟公潛德秘猷可以參國謀熙
王路而年不中身獨令名不足厭也故涵慶淳祥而大興惟大人
婦則母儀春秋承宗事身及其榮獨品徒錫鎮不足厭也故神明
康強涉耄而臧九天之報施或隱而光或顯而後要之若合符然
以為不信則視公之烈之詒夫人之享之遐丞相所以膺昨受成
果何如哉銘曰

賈自中山

世有顯聞

舍人含章

克代帝言

惟時陵州

以死勤民

著作嗣生

親炙先芬

其趾儀儀

其羽振振

才茂行完

不涅不燧

肆其方強

勳業措紳

胡然弗淑

職此哲人

惟其不有

是慶後昆

督嗣光光

顯相大君

闕冊追綬

參漏幽窔

合姓也賢

教子以仁

惟考終今

歸附斯原

歆石穢幽

天壤相與

田公紹芳墓誌銘

文正公范

仲淹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者信矣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日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州又歲侵兩河間三考諱其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垂中三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盡其家一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乘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愆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駟之如大羊非有罪辜將孳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 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

甲補外方寇所謂巡檢至則盜息民得安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部蠻寇大擾戍兵屢後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迫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是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內寇州特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為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趁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况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 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策第一廼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為陝西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廼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 天子以尚憂西陲命况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詐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 上嗟惻之加賜賻焉經畧畧章哀訴得

奉公之喪以其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樓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畧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蔭補試秘書省校書郎許州郟城主簿次曰天護幼亡次曰洵預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惠州團練使推官次曰洗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長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棣高壽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詰言剛而質殺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畧之遊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 去秋而華 公教其嗣 擬國之器 厥後既隆 又壽而終 天子賻焉 大夫吊焉 非積德而胡然

蘇軾方序墓誌銘

舍人曾

鞏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

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發焉子其為我銘之余為之既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樂城人也曾大父斂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過道士吳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誦連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與人病救苦不及歲凶賈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亦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園中守遇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

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以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於
之者其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壯
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
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而
其子軾軾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孝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
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
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
日終于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
夫人史氏遂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
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
丞孫七人位倫不欺不疑不危軾軾中丞直史館轍南州軍
事推官銘曰

蘇氏祖西

值蜀崩分

三世高

以篤吾仁

君始不羈

勞躬以卑

孝于父母

施及窮

維見之卓

教其子孫

終化鄉邦

學者誦誥

維子若

同時三人

擅名文

震動四方

迺本厥初

考祖之白

刻詩墓石

以俾厥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三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以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中書令其為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又追封異國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雋德偉望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有國定異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黎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望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宋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 宋興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 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 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處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

稱而仕官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
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
聖二年十一月某日葬于鄭州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
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
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
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	顓頊之苗	始自重黎	歷夏商周	惟伯休父
聲詩孔昭	世不絕聞	盛于有唐	程分為七	三祖安鄉
廣平中山	以暨濟陽	中山之程	出自靈洗	實惟裔孫
仕于陳季	陳城散亡	播而北遷	公世中山	為博野人
道德家潛	孝悌邦聞	不耀自躬	以貽後昆	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	有國寵章	覆其考祖	定冀之封	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	公多孫子	有畜其源	發而孰禦	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瀧岡阡墓表

文忠公歐陽

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
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為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吾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爾
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
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以而立予
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
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
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
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必將有
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心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
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
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
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隴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
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
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
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
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
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留
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
入副樞密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
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龍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贈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
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
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韓國於
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
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
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
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
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
不辱其先者其求有自也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十五日乙
亥男推誠保德崇仁公勳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

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
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壹阡二伯戶脩表

謝尚書壽神道碑

文正公范

神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
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鬪兵于中
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
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
之君子矣公諱壽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
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
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摧夫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
淳化二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權監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
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
梓者可傳呼而下顧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
且備樵爨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

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
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
亡未復畝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
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
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
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因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真宗即位
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
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悅賜五品服即
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
強寇驚郡縣而曹南關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負外郎至
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
構勢結豪俠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強人畏如
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
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
御史府按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

得言遂著于今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右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收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佑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海陵新安二邵就遷度支司封員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推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文公薦公文行

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運使公天雅之器耻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耳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豪髮使揣揣知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淨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隰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之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措紳趨之俄求東

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鼓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祕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為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乃為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縣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微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益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為奉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傳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錯為其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為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無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

朝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
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吳大大理評事
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
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淡之範未嘗阿於
貴執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捨聞人之過懼弗克
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
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焉厥孫以公
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
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躰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
云巍巍我 宋 宅天而君 恢遠以威 革暴以文

濟濟吾儒

多良大夫

中外共治

休寧八區

猗哉謝公

周旋在中

在梓禦寇

至曹除兇

天子念蜀

徇狂始復

命公撫之

鼓歌其俗

偃仰藩屏

雅知其政

徊翔臺閣

清淨其行

人尚刻明

我質而平

厥民以寧

人必夸競

我休而靜

其道乃勝

吁嗟乎壽

以仁至名

絲一德全

有子與孫

相繼而賢

誠乎誠乎

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劉翬勳府君式

公是先生劉

敬

劉氏之先出生元王世爲彭城人西晉末避胡亂遷江南其後又
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爲望自廬陵遷新
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遠遠生璵璵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
更五代頗假假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贈禮部尚書諱式
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
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精
出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
難其人甚叔度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與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
臣自張洎徐鉉皆稱與是調廬陵尉 太祖平江南叔度隨衆入
朝見於殿下輩類數十人 上一一親閱視察問皆罷遣獨叔度
拜商水尉又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
丞歲終奏課倍前人 太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

復出知利豐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放族邊營
多有司不能給煩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久之利因奏
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
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監復益多有
司無術以御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及邊
寇小警蒐弊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請通茶鹽
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不益賦而財用足 上異其言即以驛
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銀魚目唐歷五
代天下分裂百餘歲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
財賦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 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益諸
國稍誅降 太宗即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則天下始一統
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集相乘會計不分明吏因為姦主者無
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轄等司以參校出入 天子從之吏欺誣
毫毛必察至今以為便轉秘書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 天
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虜脅使
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
心伏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
謹自陳國小齒下頤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
為之納還封上 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太常博士
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於 上前及所施行天下以為便者
不可勝紀奏對明簡 天子聽之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
後兼三部勾院條領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
稱之劉磨勘云改功部員外郎賜紫章服 天子令閣門使擇善
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 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維清為益鐵
使其女壻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
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司貪猾吏以欺枉為生疾叔度禁其業
亦皆怨常徂伺欲塗陷之 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眾稱其材故
毀不得入 太宗崩 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叔度事時維清為御
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坐維清愈怒叔度既
辨即出貶事如侘日維清乃諷吏勃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

年四十九。叔度尚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楊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爲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書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爲古今法帖朝廷伯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自叔度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於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十

